第一章

0 z+ F2 X8 o+ J# V  o! i/ W

1 R4 V, T% N, t/ o2 `3 d

西域楼兰，与汉唐接壤，夹在西夏国和吐蕃部落之间，是汉唐西陲的一处狭长沙漠地带，气候恶劣，资源匮乏，这里常年黄沙漫天，大漠之地人迹罕至，偶尔有骆驼商队在官道上穿梭，沙漠客栈是这些行商的重要的落脚点。十多年前，这里有一场在江湖上广为流传的正魔大战，战斗的结果是魔教覆灭，而正道也付出了非常惨痛代价。

9 u3 d$ F$ t9 P: b, X% J, j

在遮天蔽日黄沙之中，一处沙丘崖壁，一袭僧袍的人影正盘坐着，口中念诵经文。忽的，僧袍人影似乎察觉了什么，停止了诵经，原本数着念珠颗粒的一只手指也停止了拨动，僧袍人影随即缓缓睁开了双眼，双手合十念了一声佛号

“阿弥陀佛，施主，这么多年未见，你还是没有改变喜欢捉弄老僧的习惯，既然已经到了，就别再藏匿了。”

0 A  q4 ^2 h2 u& H2 r" Y  ~8 S# F

话落，风沙依旧，却不见任何回应，似乎刚才僧人的话像是与空气交谈一样，有些诡异。又等了片刻，僧袍人影叹了口气，缓缓站起身，握着念珠的手虚空一挥，瞬间僧人身周方圆数丈范围出现了一片真空区域，呼啸的狂风和漫天的黄沙在这真空地带中竟都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风和日丽的景象。

“哈哈哈，还是瞒不过你这老东西，你也是一如既往的无趣，无趣啊。”人影未到，声音先至，只见一袭青色的影子从真空地带的一处巨石后闪身而出，快如鬼魅般的飘至僧人身边，手里的拂尘也随机甩了一甩，随即搭在了胳膊的一边，来人面色红润，身姿挺拔，虽然已须发皆白，但却不见一丝老态，到是有一种仙风道骨的仙人气质。

僧人看到来人似乎不是很意外，微微欠身念了一声佛号后，又稍稍打量了一下青色身影，瞳孔还是一缩

“阿弥陀佛，冲玄真人，别来无恙。一别多年，恭喜施主跨越了那道鸿沟，终于进入到地仙之境了，可喜可贺，可喜可贺”

0 G6 S! P$ Z( H6 i\* S  s3 K

( h9 t% y0 M+ k+ y/ C8 d

# B. a+ Z' n! X' \3 C/ ~' @3 N' r\* m

“哈哈哈哈，不愧是少林寺的主持方丈智空大师，修为高深慧眼如炬，不过也没什么可喜的，你这和尚似乎比老夫还早一两年年进入的地仙境吧，如今你的修为看似比老夫还稳固一筹，老夫还要要先恭喜你呢”冲玄真人面带讪笑，打趣着对面的智空大师

% m3 x\* G# U& o- K$ k. [# W- t$ V

智空大师听了此言，只是微微欠身随和的一笑，并未出声回应

2 F" H) ^/ {9 [\* L1 q. k3 @3 S

/ [2 L2 K+ g0 S% s

$ b# Q3 U2 c; g$ D: ~

冲玄真人见智空大师还是如以往般无趣，就转了话题

“对了，老和尚，你来这里想必是也觉察到了一些东西吧？”

智空大师面色一暗，声音似乎有些凄苦的说道

“阿弥陀佛，正是如此，想必施主也为多年前的那件事而来吧？”

: ~! \( n7 X( w7 W

冲玄真人嘴角笑了笑，只是甩了甩拂尘，眼眉带笑注视着智空大师，并未回答，似乎在等对面僧人接下来的话语

智空大师见道人神色，也是微微一笑继续说道

“我来此地是因为这一年之中，本寺在西域传播佛法的几名少林寺人间行走莫名的被歹人杀害，老僧正是为此事而来”

冲玄真人听后面色也是一正，收起了玩味的表情，眉头凝重起来

“哦？竟然还有人加害贵寺的这些苦行僧人，真是畜生行为。”

3 n+ ~- n0 T5 b% R1 s6 E7 P

少林寺中，冲玄真人除了大和尚以外，最佩服的就是这些少林寺的人间行走，这些人都是苦行之僧，不拿不取，不吃不喝，只有在快被饿死的时候才会迫不得已进食，其余时间都在专研佛法大道，虽然这些人都没有武功傍身，但他们把毕生信念都献给了佛法，无时无刻不在点化众生疾苦，劝人向善。平时就连冲玄真人对这些人都是敬畏有加，没想到还有人会加害这些无辜的的僧人。

“那可否查到了一些什么？”冲玄真人严肃道

/ t, c4 M" N4 P9 X3 R4 S8 E

“阿弥陀佛，前几月本寺就派出了十八罗汉前来探查，似乎查到了一些不寻常之处。其中几个被害的僧人的死法及其诡异和熟悉，似乎与十多年前魔教功法类似，只是十八罗汉并不能确定。于是传书少林，老僧就亲自过来了一趟，在见过那几名身死的僧人身受的内伤情况来看，确实是被类似魔教的一种内功所致，但我用真气抽取其中的阴属性内力仔细辨别后发现还是有些区别的。”老僧一脸不忍的闭起双目，似乎不愿再回忆这些可怜的苦行僧死状。

8 @8 d& l& q2 |4 m8 I

4 P' C4 F' w\* B

冲玄真人听完后，露出了一副原来如此的表情，于是道出他的来意

“哎，老夫也是几天前夜观星象发现了不祥之兆，北西方位，参宿四星连珠，角宿七星荧惑守心，奎宿七星祸星重现，中枢紫薇星闪烁，这与我师祖当年所描述的百年前的魔教兴起的星象是一模一样，所以老夫不放心，就前来特地来看上一眼，没想到正巧遇到了你。看来这应该不是巧合，难道还是这邪月教真的死灰复燃了？”冲玄听完智空的讲述又把自己之前观星象之事说了出来

& e5 q/ C$ ]# d4 k6 M, o" t

  P! U( Q4 D- I: V: p

“阿弥陀佛，根据凶手的手段来看，就算不是邪月教的妖人，估计也与邪月教有一些渊源，不过西域之地如此广阔，要想找出此人无异于大海捞针，敌在暗我在明，只能多派一些实力不弱的门派精英前来探查一番了。”智空大师无奈的说到

: }, P2 A0 \, V& \_- i! E- H) `

  @2 A' ]% G+ n. S0 w

“邪月教、邪月教，那场大战之后，这魔教妖人能叫上名号的高手几乎已被屠杀殆尽了，有些逃遁的漏网之鱼的那些小虾米也被中原十大门派再加上少林武当花费数年时间去清剿，想必那凶手应该是其中一个漏网之鱼，想必应该也不会兴起什么风浪，只是……”

冲玄真人说到此处戛然而止，似乎在顾及什么。

$ }8 S& R; f7 ?+ ~7 o

“阿弥陀佛，施主是想说当年的那封告密书信，江南柳家勾结魔教的传言吧。”

- g  S; Z, \_\* \_6 b: C+ U$ q

0 ~+ U4 r3 m+ v; U5 T

“不错，毕竟当年我们杀入邪月教总坛，魔教的功法秘籍和珠宝钱财全部不翼而飞。而十大门派中地处江南的红尘烟雨楼掌门柳青衣死的实在是蹊跷，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不得不让人怀疑。”冲玄真人有些愤愤然，语气中似乎对红尘烟雨楼和江南柳家有着深深的怀疑

& T' C0 y) K" ]' \_5 Q3 j$ K% Y

“阿弥陀佛，当年之事既然已经过去十多年了，当年况且仅凭那一封无凭无据的信件实在难以让人信服，而如今在这十多年中江南柳家并没有异常之举，我想施主也该放下了，毕竟我等答应了沈盟主一定要保住江南柳家和红尘烟雨楼的基业，事到如今我们也算是做到了。”智空大师语气中没有一丝波澜，似乎对当年这一事并未放在心上

4 K; l' X. k8 W1 a' f3 ?

“呵呵，也不知道沈天河盟主和江南柳青衣到底有何渊源，你说的也是，没想到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啊。只是老夫在来到这里之后看到眼前的景色，就不禁想起当年之事，真是历历在目啊，恍惚间还以为是昨天发生的事情呢。想当年沈天河盟主是我们这群人唯一个地仙境修为之人，当时我等杀入大漠深处，没想到却中了魔教妖人的诡计陷阱，若不是沈盟主奋不顾身扑向魔教教主引动真气自爆肉身，与其同归于尽，我想我们应该都要全军覆没了。为了报答沈天河盟主的恩情，我等又力保江北沈家的唯一血脉继承了云梦山庄庄主之位，继续坐镇江北统领江北武林。”

冲玄真人洒然一笑，眼神迷离的看向远方，似乎是在追忆

! G0 \_  B/ x9 b0 Z6 H- f

\* t1 B$ I/ b; q' R

' w( z1 g' Z# Y7 A# h

“阿弥陀佛，施主所言极是，我听言那孩子最近已经进阶天罡境了，不到四十进阶天罡，真不愧是沈天河的儿子，如此年纪加以时日，此子的成就定然不低，就是不知能不能触摸到那传说之中的境界呢~”智空大师听到往事面色带着一丝慈悲。

- g1 a! T7 d. l, I) r) e

) Y$ o+ g# p, M. C

“所以说，还是你这老东西一肚子坏水，当年主张让江南江北联姻，打的算盘真好啊，不仅解决了沈盟主当年的托付保住红尘烟雨楼的基业，应该还打算未来让那孩子来监视江南柳家的举动吧。不过如今江南江北如同一股绳，加在一起实力真的不容小觑，若是与我们少林武当对上，我们恐怕也吃不了多少好处。”冲玄真人一脸古怪的看着僧人打趣的说到。

5 I; V7 ]$ T7 h# f

# e6 [! j3 F/ @! c# ~

5 c0 L; M) v, A; O( p

“阿弥陀佛，施主说笑了，我们少林武当一直是不介入中原武林十大门派之间的纷争，当年魔教的事毕，岭南的铁刀门一直对江南之地虎视眈眈，如果不想出对策，红尘烟雨楼应该早就覆灭了。况且，我相信沈家那孩子的为人，他不会做出危害武林危害百姓的事情的。”

) y8 `' A" B) k& x

9 s& e4 j& f% F" v5 q) o

“这到也是，不过那孩子天性善良天真无邪，老夫怕他这种性格会被有心人利用，那就不好了”

; Y" S\* y1 J; o9 |

$ w5 t' X' y2 k: v( f

“阿弥陀佛，施主的担心是多余的，如果真的有一些危害国家百姓的宵小之辈，武当后山那位坐镇百年的神境会坐视不管吗？”

智空大师意味深长的看了对面的道士一眼。

! L( D\* {4 R8 y0 O! ~

冲玄真人听闻愣了愣，随即哑然失笑

“哈哈，你呀，你呀，你个老家伙坏的很，若是真到无法挽回的地步，无量山那位也不是只会扫地做饭吧。”

7 m/ \; W9 T\* I9 \: J- K( X

智空听罢，只是行礼念了声阿弥陀佛的佛号，并单手做了佛印，并未答话，似乎沉默就是最好的回答。

而冲玄真人说罢，也是身影一闪飘然远去，片刻远处传来声音

2 P3 {2 B- K9 q- T4 l

“老家伙，我已传书武当山真字辈尽数前来搜寻西域异常，我在楼兰城逗留数日就要进京面圣了，你日后回到江北待我向楚歌贤侄祝贺他进阶成功。”

$ }& E# g( L/ z9 q' W2 l

3 U7 B. A7 {% k1 D- B9 J. n

9 W8 T0 [+ M, P( d

智空看着远去的身影，双手合十结佛印，微微躬身施礼，片刻后挥手散去了原本数丈的真空之境，漫天的黄沙瞬间又把僧袍身影笼罩的若隐若现，身影缓缓盘坐了下来，狂啸的风中似乎传来了智空的隐隐约约声音

“阿弥陀佛，施主走好”

0 L6 W. v0 j4 O1 k+ ?9 n\* T  l+ @

  d% ^5 e. p- {' U9 \_

————————————————————————————

' E9 r  k( C8 S, B( \2 [

. l# Y% y% P3 x" |- {  
+ c' J0 x3 \_9 S5 a\* H\* L

江北，扬州，是云梦山庄总坛所在，原本喧闹的扬州城，这几日到处都是张灯结彩，一派喜庆景象。原因无他，只因为几日前，云梦山庄现任庄主沈楚歌修为突破至天罡境的消息震动江湖，整个江北武林甚至江南武林境内下辖的中小门派纷纷前来祝贺，更有传言就连皇宫大内都送来了贺礼。

3 q8 o9 R8 j6 s! ^/ f1 r1 ?2 G2 r

: z+ j. D8 \9 f8 U- K( I  N

算上今日贺宴已经一连举办了七天，今天是最后一天，临近深夜，贺宴的主人早早的便告辞了宴会，只是还有少数熙熙攘攘的宾客互相之间也在做着最后的道别。

5 U1 P+ R+ v1 B2 D

2 F+ u5 n0 n\* T

. x\* G. r. l# K# a# ?- A5 q6 k

对比喧闹的扬州城，城中一处幽静的院落中，鸟语花香，小桥流水，不时有仆人打扮的男男女女在院落各处在进行着打更之前最后的清扫工作，整个院落显得极为雅致，这是云梦山庄庄主的府邸居所。

0 b7 ]. |' w5 Q: W

5 |" D7 s; I6 k! L7 @

院落正中的一间房内，款款走出一名雍容华贵的美妇，她轻声的来到了花园的一处八角凉亭中，只听悦耳的声音从亭子中传出

“沈哥，宾客们都走了，这次江南江北下面的中小门派的掌门都亲自送来了贺礼，并且更加表达了日后为我们马首是瞻的姿态。十大门派除了铁刀门和巫神谷以外，都派人送了礼物。”

美妇身着淡粉色丝绸的华衣裹身，显示出极为丰满又纤细的身材。外披一件白色纱衣纱衣上刺绣的是玫瑰蝴蝶，头发高高梳起环佩叮当，露出线条优美的脖颈。

: B; N4 G0 h8 u4 H

: f) P5 Y9 l9 F: \  R

听到话语，凉亭之中的白衣身影这才从手中武功秘籍中收回思绪，随即缓缓放下手中的书籍道

“啊，如烟，抱歉，刚才太沉溺于招式，没注意到你来了。这几天真是辛苦你忙前忙后的。如今我突破到了天罡，除了十大门派的高手，其它的宵小门派自是不敢如往常那样造次。只是那铁刀门图谋你们江南已久，如今我修为大进，他们也就不敢太过张扬了。只不过这巫神谷很是奇怪，只知道他们新的谷主上位，不知是否他们内部出现了什么变故，至连派人做做样子都没有，真是奇怪。”

说话的男子一副白衣书生打扮，身材稍微消瘦，面白无须，乍一看还以为是个翩翩少年，但仔细观察，男子的脸上的沧桑之色表示此人已不再年轻，此人正是即将步入四十岁的现任云梦山庄的庄主沈楚歌，而对面的女子则是沈楚歌的发妻，红尘烟雨楼的掌门柳如烟。

5 F  Z' g7 `1 A3 Y+ [2 O

  |% M. c4 z. @5 \_- b9 v7 I

柳如烟今年三十八岁，岁月丝毫没有在此女脸上有任何痕迹，皮肤保养的非常白皙，纤手玉足，一看就是大门大户的女子，如果走在街头市井上，外人定认为此女也就不到三十岁的年纪，到是跟沈楚歌的外形很搭配，都属于年纪与长相不相符的一类人。

4 z, C: A) P" k. r. Q1 u4 g

\* e. A' P) c/ x6 U# |0 J2 P

4 D$ u/ C5 L8 R7 @4 T8 F' z

柳如烟轻柔的给对面男子沏上一杯茶，缓缓递给男子道

“巫神谷老谷主还在的时候，南疆到是与我们江南江北的关系还不错，老谷主是也是看在沈哥你父亲他老人家的份上对沈哥你也偶有关照，但事实上是我们之前确实与南疆在利益上很少有往来，究其原因也是江南江北与南疆之地隔着太远了。这次他们新谷主上来没有任何表示倒也说得通。到是这些年多亏有沈哥的照料，否者江南之地和红尘烟雨楼或许早已落入铁刀门之手了。”

, ~" l1 k1 O. I% `

沈楚歌单手接过女子递来的茶水，另一只用手轻划了一下对面女子的鼻梁，轻笑道

“傻瓜，你我本就是夫妻，江南江北共同进退，若是没有你们柳家的丹药，我也不会进阶这么快，这些年都是你在外面忙前忙后，我只专心修炼，很多事物都是你在打理，按理说我还要感谢你呢。”

. Y5 s' y- c& S& k- g$ @

柳如烟脸颊一阵绯红

“什么谢不谢的，我忙一点也好，你修为越是高深，我们江南江北才能越来越好，以后门派繁重的事就交给我处理，这样你就可以安心修炼了。”

+ [! Y) X2 r' g) I$ O$ \_

\* r0 e& X5 \7 x7 V2 B- I

2 `2 a. Z2 F% k& S: {" N; ~; |- ^

“那怎么能行，这些年我光顾着自己的，你的时间都奉献给了门派，修为还在化境初期，为夫实在过意不去，你看这几日的贺宴上，有好多新面孔我都不认识，弄的台上台下都尴尬，父亲那时期的老兄弟也十不存一，就连我最信任的小武叔他们都不在了。”沈楚歌眼神现出一丝落寞的神情，感慨道

6 z- |- C% ^2 A" k' p! i

柳如烟眼神闪烁了一下，犹豫的开口道

“那好吧，明天开始先去熟络一下，很多老人经历了那场厮杀这些年已经厌倦了江湖的恩恩怨怨。不过江湖代有人才出嘛，新的堂主长老的能力比之前的都要强上不少，小武叔也是在你闭关突破的时候归隐的，那时候你在突破的关键时期，就没有来打扰你。”

) [- J, Q9 q" t% d) `' p( p% [

\* x/ v& j8 E" L# u, h' @, V

# X9 T8 S9 [0 @% J; e+ ?) y4 P

“小武叔也真是的，这么多年都过来了，就不能在等一等吗。哎，算了，毕竟小武叔是我父亲最好的兄弟，这些年他也扶持了我一路了，也是该歇一歇了，抽空我们去他隐居的地方看望一下吧。”说着沈楚歌也不在纠结，变换了个心情道

) D7 i7 y! }% h9 w0 t, y8 m

, T1 \_3 L4 b+ i4 s

柳如烟似乎不想继续这个话题，于是起身换到了沈楚歌身边的位子上，脸色微红道

“夫君说的是，不过，今夜时日已经不早了，我想，我想~~我们，我们~也是该休息了呢”

柳如烟含情脉脉看着沈楚歌，双手拉起了男子的一只胳膊轻轻摇晃着，撒着娇

8 l5 N# r' f4 F: {. {# y6 d$ w

8 z  ~. D& k3 J4 e7 G8 P

5 ]. \_$ I" c6 F7 `1 X- L6 J, r

沈楚歌见柳如烟如此媚态，下体也是一阵悸动

“恩，也好，这段时间夫人独守空房很久了吧，今天就让我看看你有没有背着我在外面偷吃”

话音刚落，沈楚歌笑着一把就把眼前佳人拦腰抱起，大步向院落正房走去

. R7 Q1 |! z; d3 u% W# h' v/ a

) B% R/ Q6 u5 ^' L

“啊~~哪有，你坏死了”柳如烟吓了一跳，粉圈娇羞的锤打着沈楚歌的胸膛，脸颊一片修红，媚眼迷离的看着眼前的男子。

8 m5 h  C7 h) ?  C- C" z

沈楚歌被柳如烟的眼神和娇媚神态诱惑得已经扛不住了

“哼，空口无凭，待为夫来检查”随即关上了房门

" p7 V, i& h, |+ D1 K6 P1 q

5 f. c4 E: H/ H) |7 b

“啊~~沈哥，~嗯~~~~你坏死了，啊~~ 轻点~~啊~哦~~”

片刻后房间中就传出了交媾的呻吟声。

4 R2 n, ]0 f( }$ H$ I

; Y& f5 J" L/ t3 ]! F4 q

————————————————————————————

) s6 Z1 s0 Y9 t; I: q: y

% `+ a: s' w# w0 M% e

次日一早，沈楚歌跟着柳如烟来到门派总坛处理门派的各种事务，由于这些年沈楚歌一直在专研修炼，几乎重来没有真正的视察过门派的任何事务，早些年都是小五叔帮忙打理，后来就是柳如烟在打理，所以沈楚歌多年为来，山庄总坛变化非常巨大，他如同没见过世面的好奇宝宝一样，东瞅瞅西看看，以至于没见过沈楚歌的门派弟子还以为此人是夫人的随扈呢。

\* x( U& j3 Z" c) u: J# o6 c% Q6 ]0 ^

甚至在一名堂主汇报事务的时候，沈楚歌由于久不在世俗行走，并且很少与外人打交道，见识和阅历都很是欠缺，有些事情甚至不如门派的低阶弟子，这让沈楚歌有些苦恼，索性沈楚歌还算洒脱，他自己听不到就先不听了，等回去后在如烟自然会讲解的，汇报时间长了沈楚歌就有些无聊，于是有东张西望了起来，一名弟见到此人如此没规没矩的行为，忍不住小声呵斥起沈楚歌

“你这下人怎么如此没规矩，夫人带着你不是让你东张西望的，不该看的别看，不该听的别听。”

; ?4 L, M- ^$ V, k% ]4 Y" n6 n

这名弟子声音压得极小，尽量把声音压制得只让沈楚歌一人听到，显然只是为了警告沈楚歌的异常行为，并没有要冲撞柳如烟的心思。只是在汇报事务的堂主和听取汇报的柳如烟都是修为高深之人，自然都听到了这名弟子的话语。

4 f2 D\* F  U6 E: }: S  @. ~3 W3 B; M

而在跟柳如烟汇报事务的堂主瞬间脸色难看起来，连忙一巴掌打在了那名弟子的脸上

“混账，你好大的胆子，你睁大眼睛看看，这是我们的云梦山庄庄主沈楚歌大人”随后这名堂主连忙跪在地上抱拳对着沈楚歌低着头道“庄主，属下该死，没有管教好门派弟子，冲撞了您，属下罪该万死”

而那名呵斥沈楚歌的男弟子瞬间脸色煞白，直接吓得瘫软在地上，连话都说不完整了

“庄~~~庄~~庄~~主~~~主，弟~弟~子……”

$ y) |" i1 l$ e. f5 n. l

4 j, P1 q( L; o

只是，沈楚歌确是一副好脾气，他并没有动怒

“无碍，吴堂主起来吧。这名弟子应该从未见过沈某，算是无心之过，他的本意也是要让门派之人有规矩，算是个敢说之人，找个人扶他下去歇息去吧。”沈楚歌见那名弟子颤颤巍巍的样子一时半会应该是无法动弹，就让人扶他下去

6 G, P( l) O) ^: L: F8 [

而那名吴堂主则是道了声谢，挥手让人把那名弟子抬了下去。

6 x, T7 v$ m: v1 E+ I3 \

9 w3 A+ G" ?7 F. S! q, x5 v

这个小插曲让沈楚歌觉得自己的学识太浅薄了，以前只专心修炼，见识和阅历简直如同小孩子般没见过世面。

! h/ }" V( f3 [4 ~& r' w

( u8 Z# V, D2 w; L

在随后视察了几处分堂口，他发觉处理门派事物跟武功高低一点关系也没有，甚至见到一些天资卓绝的堂主后，沈楚歌莫名的心虚起来，因为他除了武功高强外，其他的一概不懂。

& E9 ?% d' g9 S- P$ R

' A, a3 Y2 R# C4 }3 e$ N. M% {8 a3 H

( S' K7 V6 L7 w5 d7 t

长久以来自从父亲身死，一直都是武叔处理门派大小事物，后来如烟接手，自己好像是根本没怎么接触过这一方面，就连最简单的汉唐朝最基本常识都一知半解，人际交际也是一窍不通。

! F, |  W0 V, [0 G0 e" }3 V) L$ w

1 V% G4 S$ r7 I2 t- S8 D

' c3 U5 {# G  u4 u  R

柳如烟似乎也看出了沈楚歌的心思，轻声宽慰着

“沈哥，你就保持高冷沉默就行了，跟以前一样不怒自威才是最好的武器，下面交给我”

7 e; W0 |/ o/ S1 O# n% l, ?( l, f

沈楚歌只得叹息一声

“哎~~有劳你了，如烟”

' e0 L7 K9 C! c1 e

6 U1 s\* O" m: h  
% Y/ V4 U\* d1 H; b- Q

于是乎，沈楚歌和柳如烟在另一处堂口听取红衣劲装女子的汇报时候，听到一处柳如烟打断到

“先停一下，汪堂主，你说你主管的漕运收入竟然比上月减少了？”

柳如烟瞬间面色冰寒，一改往日温婉的气质，冷冽的气势压迫感十足，

“汪堂主，你这处堂口漕运贸易可是相当繁重的地区，少了一成就是少了几百两利润，你可有解释？”

沈楚歌还是第一次见到夫人这种状态，瞬间也被下了一跳，哪里像平日千娇百媚的娘子啊。

, [& D- u+ G( `; L. p$ S) k$ X

( s& |+ W( K/ C5 W, E

, A. r( F: F& R' [) m0 C2 ]% t

而汪姓的红衣女子连忙单膝跪地，双手抱拳说

“门主，属下知错，还请门主听属下解释……”

  n) j) c$ Q) D; r' M

% T6 s& c! V. f5 N  d, x# M- b9 r

柳如烟脸色依旧冰冷，声音不变，却没让汪姓女子继续说下去，打断道

“哼，今日夫君也再此，你也不是向我解释，是要向我夫君解释。”

3 R& N+ N/ U+ X$ x, \_) W

+ @; H/ Z- S+ ~- u9 Q0 C+ o4 w

汪姓女子显然一怔，连忙改口

“是，庄主，夫…夫人，这个月收成减少一成，是因为门派的大喜之事，就是庄主的进阶贺宴，漕运和官道都设下了严密搜查，以防止一些宵小趁机生事。而运河最是重点严查之地，我等命人早晚十二时辰轮流搜索，水面上、水面下都要查，一只苍蝇也不能放过，在这种高压之下，查到了一些走私船，甚至还有贩卖妇女儿童的犯罪船只。然而彻查却造漕运拥堵，很多行商和船舶都临时停靠了其他的口岸，所以这个月的收成没有达到预期，还请庄主责罚。”

" x9 J; O( ^' k/ H0 i& H+ y

- Y7 n- \_& A+ b7 t/ Q6 d9 j

“哦？这样啊，到也是情有可原……”沈楚歌伸手要示意红衣女子起身，刚想开口，就被柳如烟打断

0 j1 z+ j% A0 \_7 L

. X\* \0 O$ Y" k

“哼，好大的胆子，这么说，你是想把责任都归咎于怪相公了？”柳如烟冷这里气势又陡然一升，沈楚歌见柳如烟如此气愤，便不好在说什么

“属下不敢，属下知错。”汪姓女子连忙抱拳低头道

' s1 D# [/ {! ]" I

0 f% b5 J\* `8 }" g. j+ |

“起来吧，念你这次是初犯，就罚你一个月俸禄，再有下次就门规处置，你先下去吧”柳如烟见状似乎气消了一些，摆手到

' @! Q  I+ P+ F; p/ [$ \_

) w" h- o9 @( A" B  @4 |7 ^

; {. b: u3 W" \_2 `

“是，多谢夫人， 呃~多谢庄主”红衣女子连忙叩谢，随即起身告退

/ y7 h2 p4 c7 R- c

红衣女子走远，沈楚歌神色古怪的看着身旁的女子，刚才的气势正缓缓消退，柳如烟也回过神来，笑道

“嘻嘻~沈哥，刚才有没有，吓到你？~~”